玉堂漫筆（兩種）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玉堂漫筆

陸深著

本館據紀錄彙編本影印叢書集成初編所選尚有寶顏堂祕笈本與此本皆爲摘鈔寶顏本所鈔四十六則此本三十三則兩本同者僅二十則故並存之

紀錄彙編卷之一百三十一

玉堂漫筆摘抄

陸深

薛文清公觀崖石每層有紋橫界而層層相疊謂爲天地之初陰陽磨盪而成若水之漾沙一層復一層也殊不知實是水所漾耳蓋天地之初混沌一物惟有水火二者開闢之際火日升水日降而天地分矣凡山阜皆從水中洗出觀江河間沙洲可見余嘗謂水天下之至高者也山天下之至卑者也故海底有石而山頭有水然水亦實至高霜露

雨雪是也

薛文清公與吳康齋嘗言夢見朱子孔子二公皆質實人雖無妄語然不書亦可也

昔人謂月體無光借日爲光朱子亦有粉丸之喻故新月之闕向東殘月之闕向西此之謂映日可也惟望後之月闕亦向西似與映日之說稍礙戊戌正月十九日予寓東長安是夜客散適見闕月初升闕處乃西向疑之明日晉陽諸生來見因舉予月影辨因識之

虞伯生集題耕織圖大意謂元有中原置十道勸農

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鎮關防禮部行在則介溪嚴公兵部尚書則東瀛張公禮部印則甬川張公兼掌翰林院印刑部印則南塘宋公戶部右侍郎三峯高公出辦糧草亦給關防以行順天府尹則石峯邵公云

俞貞木洞庭人石澗先生之孫年九十六而卒嘗見其題趙仲穆畫馬一絕頗有風致房星方墮墨池中飛出蒲梢八尺龍想像開元張太僕朝回騎過午門東

楊文貞公跋玉海云松江府學有刻板蓋得之傳聞

其實無之

聞前輩翰林先生嘗道抑菴先生王文端公直爲吏部尚書頗致憾於楊文貞公蓋以爲擠之也今抑菴集中有東里翰墨卷引正記其事其序楊文敏公集謂直在翰林三十七年其出也惟公深惜之而反爲忌者病焉意亦有所指又題梁用之詩後謂內閣在東角門內常人所不能到其外爲文淵閣則翰林諸公之所處也今內閣傍文淵而不在東角門之內諸學士所處者則在左順門之南廊而傍爲東閣云

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鎮關防禮部行在則介溪嚴公兵部尚書則東瀛張公禮部印則甬川張公兼掌翰林院印刑部印則南塘宋公戶部右侍郎三峯高公出辦糧草亦給關防以行順天府尹則石峯邵公云

俞貞木洞庭人石澗先生之孫年九十六而卒嘗見其題趙仲穆畫馬一絕頗有風致房星方墮墨池中飛出滿稍八尺龍想像開元張太僕朝回騎過午門東

楊文貞公跋玉海云松江府學有刻板蓋得之傳聞

其實無之

聞前輩翰林先生嘗道抑菴先生王文端公直爲吏部尚書頗致憾於楊文貞公蓋以爲擠之也今抑菴集中有東里翰墨卷引正記其事其序楊文敏公集謂直在翰林三十七年其出也惟公深惜之而反爲忌者病焉意亦有所指又題梁用之詩後謂內閣在東角門內常人所不能到其外爲文淵閣則翰林諸公之所處也今內閣傍文淵而不在東角門之內諸學士所處者則在左順門之南廊而傍爲東閣云

今制惟翰林列銜散官署於職事之下未聞所據獨楊文貞公以爲故事南京太學碑文學士宋公訥奉　勅撰散官書於職事之上

本朝開科自洪武四年辛亥始後至十七年甲子復設乙丑會試楊文貞謂國初三科猶循元制作經疑至二十一年戊辰始定今三場之制刻錄

楊州漕河東岸有墓道題曰夏國公夏音虔與夏字相類少一發筆下作乂行人遂訛呼爲夏國公蓋鎮遠侯顧公王之賜葬也王丙申歲歸　太祖累立戰功　靖難師起輔　仁宗居守北京內難平

論功封鎮遠侯年八十有五永樂十二年卒國初功臣未有壽考如王者也王最有功於貴州出鎮貴州時辭　仁宗於文華殿曰　殿下於事君父恤兵民素行有誠惟於小人當置度外凡事有天理不足計意爲漢府然其辭指温厚亦武臣中之難得者獨與姚少師論兵不合云

金陵陳先生遇字中行自少篤學仕元爲温州路學教授時兵亂棄官歸隱閒居一室署曰靜誠每夙興焚香叩天願生　聖主以救世我　太祖克金陵南臺侍御史秦元之薦於　上卽日召見與語

大悅稱先生而不名既定鼎贊畫寔多命爲翰林學士者再皆辭又命爲禮部侍郎又辭又除爲禮部尚書又固辭　上嘉奬連稱君子數諭之曰卿即老不欲仕有子令帶刀侍衛亦叩首以子幼辭洪武甲子年七十二卒董倫誌其墓

石首劉永清永樂辛丑進士庶吉士授檢討修五經四書成陞侍講正統初陞廣東左布政陳莊靖文自及第以侍講陞雲南右布政

儀銘郴府長史在　景皇監國時忠知可觀即文簡公智之季子父子可謂克肖者矣

陳東字約之以翰林編脩出官二司今以參議捧表入京過余問近世詩體子未及荅明日以所作高子業集序為贈其持論甚當但詩貴性情要從胷次中流出近時李獻吉何仲默最工姑自其近體論之似落人格套雖謂之擬作亦可也楊載有云詩當取裁漢魏而音節以唐為宗始名言也

己亥八月當六年考察予循例自陳俟　命閒居少宰張先生甬川以華朝遺忠錄見貽題其槭曰及謝客時一覽予閉關讀之義例無雜似是蓀草前有三序文不知誰所為觀其引用亦近日之作也

予嘗有意整齊其事在國子時嘗作編年未就今日就衰退恐無成矣

國初書法以詹孟舉希原爲第一奕棊以江陰相子先爲國手奉化胡廷鉉與孟舉同書千文　太祖以廷鉉書法過孟舉令書皇陵碑鄞人樓得達亦累勝子先得賜冠帶都南濠亦記一僧屢勝子先云

相傳永樂初遣胡忠安公巡行天下以訪邋遢張仙人即張三丰名通號玄玄子天師之後寓居鳳翔寶雞縣之金臺觀脩煉洪武壬申常應蜀獻王之

召辭還山金時人也都大僕玄敬嘗爲予言蘇城人家有三丰手筆蓋與劉太保秉中冷協律起敬同學於沙門海雲者南陽張朝用嘗記三丰遺跡云三丰陝西寶雞人元時於鹿邑之太清宮學道與朝用高祖毅相識往來其家爲親密亦愛朝用之父叔廉元末兵亂叔廉避地寶雞洪武中三丰亦來寶雞與西關李道士白雲先生交契相厚朝用時方年十三三丰見之問曰汝誰家子答曰吾父柘城張叔廉也兵亂徙家於此三丰曰我張玄玄也昔柘城時多擾汝家名毅者爲誰答曰吾高

祖也三丰曰吾曾見其始生時童子其勉力讀書後當官至三品越月朝用與李白雲送之北去見其行足不履地云朝用官詹事府主簿忠安公以其常識三丰薦之爲均州知州與同往尋訪竟無所遇而還十五年　文皇再遣寶雞醫官蘇欽等齎香書遍訪名山求之又遣龍虎山道士奉書云皇帝致書真仙張三丰先生足下朕久仰真仙渴思親承儀範嘗遣使致香奉書遍詣名山虔請真仙道德崇高超乎萬有體合自然神妙莫測朕才質疎庸德行菲薄而至誠願見之心夙夜不忘敬

再遣龍虎山道士謹致香奉書虔請拱候雲車風駕惠然降臨以副朕拳拳仰慕之懷敬奉書或云此舉實託之以別有所爲忠安行事有密勑云又淮安王宗道字景雲學仙嘗與三丰往來游從永樂三年國子助教王達善以宗道識三丰薦　文皇召見文華殿賜金冠鶴氅奉書香徧訪於天下名山越十年足跡蒲天下竟無所遇而還復命近見都公談纂記三丰在洪武永樂中事三則視希哲野記冷謙作仙奕圖以遺三丰一條此不錄

洪武二十八年戶部節奏　太祖聖旨山東河南民

人除已入額田地照舊徵外新開荒的田地不問多少永遠不要起科有氣力的儘他種按此可爲各邊屯田之法

彭惠安集有云天時不同地利亦異亢旱則低處得過而高處全無水澇則高處或可而低處不熟按此可論吾縣東西鄉之利害

國初歲遣監察御史巡按方隅大災重患乃遣廷臣行視謂之巡撫事迄而止無定員宣德間以關中江南地大而要始命官更代巡撫不復罷去正統末南北兵興於是內省邊隅徧置巡撫官矣今惟

浙江福建無巡撫時設巡視陝西一省則有四巡撫北直隸則有兩巡撫云

丁酉歲予自四川左轄召爲光祿入　朝面見候五日乃罷因免　朝故也後轉太常兼讀學詹事兼學士皆不　面　恩當時欽菴李公時在內閣魯與論請行午　朝禮敘菴以爲難彭惠安公韶弘治初因彗星上疏云臣獲隨午朝竊念日奏尋常起數於事無補但於祖宗勤政之典乞師其意可也臣願今午朝惟議經邦急務如吏部有大陞除禮部有大灾異戶部兵部有緊急錢粮邊報工部

法司有緊關工程囚犯之類許令先期開具事由奏乞　聖駕定日出御左順門侍衞一如午　朝之儀事該各衙門會議者各官就於　御前公同計議如吏部陞除大臣明言某官才德堪任某官資望未可之類內閣輔臣亦同議可否事體既定就行口奏取旨　奉行次日補本備照若係本衙門自行者亦就　御前逐一陳說有無故事兩疑情由請　旨定奪若是事體重大一時難決者聽各官先行博議於下候至朝時再議奏行仍乞温顏俯詢曲折如此不惟世事日熟而　聖明耳目

開達群臣高下邪正亦自可見有事則行不分寒暑無事則止勿勞　聖駕旣不廢午朝之典又可率群臣興事則凡時政得失軍民利病自可次第弛張矣其議如此若用之今日尤切事宜老成先見可敬可服已亥南巡還有　旨各衙門俱嚴公座仍許禮部都察院參劾于掌詹事印日往衙門與崔少詹後渠坐堂復至東閣畫會一時冷局爲之振作時見左順門陳　御座設黃幄於上將朝廷欲脩午朝故事耶因讀惠安新集備記於此

太祖時南京官僚想用傘蓋襲封誠意伯劉　有

華益殿侍宴退　朝詩云團團褐羅傘被服金文章可見

柘湖今在華亭縣南六十五里本海鹽縣地王莽時改曰展武因陷爲湖

扈瀆今在上海縣北十里本海鹽之東堰晉衣冠築壘以禦孫恩者

上海縣元末割華亭東北之五鄉分置唐天寶初割海鹽之北境置華亭縣

至正十六年張士誠陷姑蘇據浙西五郡十九年發松江嘉興湖州杭州民夫築杭州城松江入　皇

朝當在龍鳳年間吳元年上海錢鶴皐平
蘇丑字叔武歙人易簡之後年八十餘正統間卒以
隱逸自高性愛古法書名畫不惜萬金購之曰此
足養心性非他玩好可比其人品亦可謂博雅矣
近時江南人家有好古玩物至於敗家亡身者此
又可爲監戒也
懷素自敘帖近刻石於蘇州兼刻古今題跋出於文
徵明父子之手爛然可觀內蘇欒城一跋云予兄
和仲益謂東坡自題曰蘇轍同叔在紹聖三年三
月謫高安時所寫豈有所諱耶將別有字行而子

瞻子由特顯著者耶其印仍曰子由李西涯跋云舊聞秘閣有石本今不及見在弘治十一年九月所寫時已入閣似指今　內閣而言空青曾紆紹興三年三月曾跋一過而文徵明所引曾空青云馮當世本後歸上方而石刻為內閣本此指宋內閣而言按宋無內閣而本　朝無秘閣用字微有不同而制度當考釋文虛蕩字細觀刻本當是薄字草法稍作轉摺爾若蕩字亦可通不若薄義為順也建業文房之印當是徐鼎臣兄弟筆意尚存繆篆之體爾嘉靖庚子四月廿日晨起偶觀柳書

所疑南窻下兩目作北　校筆浩歎

張尸侍西磐潤字汝霖山西平陽人一日過予與論薛文清公西磐云曾聞劉少師晦菴言讀書錄乃公記每日所得故不厭重詞複說以資尋繹玩味最可觀後來為人分類剖析作著述之體殊非本旨近樊御史得仁所寄重刻本則又決裂破碎矣不但著書之難而傳書之難如此

全椒樂韶鳳洪武　以兵部尚書轉翰林院大學士以病免起為國子司業

介州府舊志李應宗零陵人洪武五年進士蔣嬰洪

武八年進士亦零陵人道州李克遜洪武丁卯科進士丁卯爲十九年皆不開科當有誤唐福領永樂乙酉科永樂進士有丙戌亦無乙酉科

國朝進士科始於洪武四年辛亥吳伯宗爲狀元自後罷試至十八年乙丑爲丁顯榜二十一年戊辰爲任亨泰榜二十四年辛未爲許觀榜是年五月重試則韓克忠爲狀元二十七年甲戌爲張信榜洪武中又有張顯忠花綸皆稱狀元送花狀元歸娶詩見練子寧集丁丑年有陳安榜庚辰則胡靖也

王文端公抑菴知制誥幾廿年其出也楊文貞公爲之也初文端與文貞同閈里且聯姻文貞雅重其人欲留以代已文貞之子稷惡狀已盈中朝士大夫皆知而不敢言於是慫恿文端言文端直諒人也遂言於文貞文貞甚德之歎謝以爲非君不能聞文貞不久遂有省墓之行實欲制其子也稷之狡猾已陰得文端之言而爲之備驛遞中皆先置所親譽稷之賢復颺言曰人皆忌其功名之盛故謗稷耳及以是中文端文貞歷數處皆然稷復逆於數百里外氈帽蠟油靴舊青衫朴訥循理儼然

謹愿人也家中惟圖書蕭然爲惡之具悉屏去而親戚皆畏稷交譽之文貞遂不信文端之言并以疑其妬已及還　朝遂出之於吏部初　仁廟時官爵最不輕授陳德遵循以狀元蒲三考　仁廟最愛之欲陞侍講學士文貞以爲太驟止與侍講仁廟面諭德遵以故猶以許之德遵遂啣文貞未幾　仁廟賓天德遵已失遭逢之會遂鬱鬱移疾還日夜嗾其鄉人告稷惡狀鄉人皆畏其宰相之子不敢發會建安楊文敏公既卒鄉人訴其子於朝中官王振持其奏言於閣下曰楊先生肉未寒

而遂受誣若此何以處之初文敏與文貞同事頗不相能及是遂曰既然須與別其是非中官曰當下撫按耳文貞以為不可使宰相之子而辱於撫按之手須錦衣官校提來實欲辱之也既來白其辜坐告人以罪　朝廷與其子為尚寶官而去德遵聞之遂言於鄉人曰汝以為宰相之子　朝廷務姑息之文敏公獨非宰相乎具蒙速其來上王振得之遂不告於文貞而以文敏故事處之逮來獄成議置重典初　仁廟與三楊君臣俱泣曰汝必輔朕子孫朕亦貸汝子孫死故三楊子孫皆有

勅穆之敢於爲惡亦有所恃也穆既繫獄文貞得疾猶欲援　勅以贖穆死命次子邁檢勅邁密秘之託以穆先持去遂弗及救余聞之毋徒靳宮諭云

予遊金陵觀大功坊回龍巷想見當時　君臣之際焉大將軍爲人謙謙不伐又從父老問大將軍時事其慶元帝於開平也闕其園一角使逸去常開平怒亡大功大將軍言是雖夷狄然嘗父帝天下吾　主上又何加焉將裂地而封之乎抑遂甘心也既皆不可則縱之固便開平且未然嗚呼深遠

玉堂漫筆

陸深著

本館據寶顏堂祕笈本排印叢書集成初編所選尚有紀錄彙編本與此本皆爲摘鈔紀錄本所鈔三十三則此本四十六則兩本同者僅二十則故並存之

玉堂漫筆

閒雲儼山陸　深著

薛文清公觀崖石每層有紋橫界而層層相沓謂爲天地之初陰陽磨盪而成若水之漾沙一層復一層也殊不知實是水所漾耳蓋天地之初混沌一物惟有水火二者開闢之際火日升水日降而天地分矣凡山阜皆從水中洗出觀江河間沙洲可見余嘗謂水天下之至高者也山天下之至卑者也故海底有石而山巔有水然水亦實至高霜露雨雪是也

孟子塞乎天地之間塞字與吾往矣字相應是克然不撓屈之義與塞天地貫金石語微不同雖橫渠亦有天地之塞言其體之言恐與孟子之意不同

性字從心從生若以耳目口鼻手足動靜爲性此近於作用之說釋氏嘗曰狗子有佛性是也然釋氏之所謂性其義亦與吾儒不同

薛文清公與吳康齋嘗言夢見朱子孔子二公皆質實人雖無妄語然不書亦可也

釋氏之所謂心吾儒之所謂氣也所謂性似吾儒之所謂心者命名取義各有宗旨不必比而議之可也

昔人謂月體無光借日爲光朱子亦有粉丸之喻故新月之闕向東殘月之闕向西此之謂映日可也惟望後之月闕亦向西似與映日之說稍礙戊戌正月十九日予寓東長安是夜客散適見闕月初升闕

處乃西向疑之。明日晉陽諸生來見。因舉予月影辨。因識之。

虞伯生集題耕織圖大意。謂元有中原置十道勸農使。總於大司農。皆愼擇老成重厚之君子親歷原野。安輯而教訓之。功成省歸憲司。憲司置四僉事。其二乃勸農之官。由是天下守令皆以勸農繫銜。憲司以耕桑之事上大司農。至郡縣大門兩壁。皆畫耕織圖。此意甚好。我朝立法最爲周密。似少此耳。

漢哀帝時。王舜劉歆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爲設數。殷之三宗是已。宗無數也。所以勸帝者之功德博矣。又云。宗其道而毀其廟。此皆據統一之君而論。又曰。迭毀之禮。親疎相推。祖宗之序。多少之數。經傳無明文。漢儒之說。不過如此。似涉傅會。姑錄出。

天包地外。水在地中。恐名理亦未盡。天包水外。水包地外。地水皆在天中。晉志述黃帝書曰。天在地外。水在天外。水浮天而載地。恐亦難據。使天果有外。恐只是氣耳。豈容有水耶。氣無窮。理亦無窮。卻倒說。

嘗見閻閎尙有憲副云。龍袖嬌民爲我文。皇帝白溝之役時事。歐陽圭齋南詞中已有此語。想是元時方言。不知是何等也。

圭齋論風雅取名最有理。前輩說詩者之所不及也。其言曰。風卽風以動之之風。雅卽雅烏之雅。以其聲能動物也。又曰。風雅惟其聲。不必惟其辭。故有聲而無辭者有之。無聲而有辭者無有也。

月光生於日之所照。魄生於日之所蔽。當日則光盈。就日則光盡。此張衡靈憲生魄生明之說也。嘉靖戊

戊九月望。在十六十四日晨入朝。有事於太廟。見月西墜。而闕處向東南。此時日在寅宮矣。廿二日晨起。見月闕正向西。周髀步日自東而南而西而北。穹天所論日繞辰極。沒西而還東。不出入地中。恐亦有理。

予登乙丑科。今三十六年矣。浮沉中外六十有三歲。己亥蒙御筆親題。以學士掌行在翰林院印。扈從南巡。時同年在朝者九人。掌十印。亦盛事也。內閣未齋顧公居守。賜關防。石門翟公新起行邊。改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鑄關防。禮部行在則介溪嚴公。兵部尚書則東瀛張公。禮部印則甬川張公。兼掌翰林院印。刑部印則南塘宋公。戶部右侍郎三峯高公出辦糧草。亦給關防。以行順天府尹。則石峯邵公云。

俞貞木洞庭人。石澗先生之孫。年九十六而卒。嘗見其題趙仲穆畫馬一絕。頗有風致。房星方墮墨池中。飛出蒲梢八尺龍。想像開元張太僕。朝回騎過午門東。

漢制以本官任他職者曰兼。常惠以右將軍兼典屬國是也。以高官攝卑職者曰領。劉向以光祿大夫領校書是也。唐制有曰攝者。如侍中之攝吏部是也。又有行守試之別。職事高者爲守。職事卑者爲行。未正名命者爲試。宋制則高一品爲行下一品爲守。下二等爲試。元祐以後。又置權官。如以侍郎權尚書之類。漢制趙充國爲假司馬。則又有假職矣。

宋制以翰林學士帶知制誥謂之內制。以他職帶知制誥謂之外制。

本朝開科自洪武四年辛亥始後至十七年甲子復設乙丑會試楊文貞謂國初三科猶循元制作經疑至二十一年戊辰始定今三場之制刻錄

楊州漕河東岸有墓道題曰夏國公夏𡍮音虔與夏字相類少一發筆下作夂行人遂訛呼爲夏國公蓋鎮遠侯顧公玉之賜葬也玉丙申歲歸太祖累立戰功靖難師起輔仁宗居守北京內難平論功封鎮遠侯年八十有五永樂十二年卒國初功臣未有壽考如玉者也玉最有功於貴州出鎮貴州時辭仁宗於文華殿曰殿下於事君父恤兵民素行有誠惟於小人當置度外凡事有天理不足計意爲怨府然其辭指溫厚亦武臣中之難得者獨與姚少師論兵不合云

金陵陳先生遇字中行自少篤學仕元爲溫州路學教授時兵亂棄官歸隱閒居一室署曰靜誠每夙興焚香叩天願生聖主以救世我太祖克金陵南臺侍御史秦元之薦於上卽日召見與語大悅稱先生而不名既定鼎贊畫實多命爲翰林學士者再皆辭又命爲禮部侍郎又辭又除爲禮部尚書又固辭上嘉獎連稱君子數諭之曰卿卽老不欲仕有子令帶刀侍衞亦叩首以子幼辭洪武甲子年七十二卒董倫誌其墓

宋太祖北征因河東諜者語劉承鈞曰君家與周世讐宜其不屈今我與爾無間何爲重困此一方之民承鈞復命曰河東土地甲兵不足以當中國之什一然承鈞家世非叛者區區守此蓋懼漢民之不血食也自漢魏以來詞命簡潔未有其比

陳束字約之。以翰林編修出官二司。今以參議捧表入京。過余問近世詩體。予未及答。明日以所作高子業集序爲贄。其持論甚當。但詩貴性情。要從胷次中流出。近時李獻吉何仲默最工。姑自其近體論之。似落人格套。雖謂之擬作亦可也。楊載有云。詩當取裁漢魏。而音節以唐爲宗。殆名言也。

國初書法以詹孟舉希原爲第一。奕棋以江陰相子先爲國手。奉化胡廷紘與孟舉同書千文。太祖以廷紘書法過孟舉。令書皇陵碑。鄞人樓得達亦累勝子先。得賜冠帶。都南濠亦記一僧屢勝子先云。

相傳永樂初遣胡忠安公巡行天下。以訪邋遢張仙人。卽張三丰名通。號玄玄子。天師之後。寓居鳳翔寶雞縣之金臺觀修煉。洪武壬申常應蜀獻王之召。辭還山。金時人也。都太僕玄敬嘗爲予言蘇城人家有三丰手筆。蓋與劉太保秉中冷協律起敬同學於沙門海雪者。南陽張朝用嘗記三丰遺跡。三丰陝西寶雞人。元時於鹿邑之太清宮學道。與朝用高祖毅相識。往來其家爲親密。亦愛朝用之父叔廉。元末兵亂。叔廉避地寶雞。洪武中三丰亦來寶雞。與西關李道士白雲先生交契相厚。朝用時方年十三。三丰見之問曰。汝誰家子。答曰吾父柘城張叔廉也。兵亂徙家於此。三丰曰。我張玄玄也。昔柘城時多擾。汝家名毅者爲誰。答曰吾高祖也。三丰曰。吾曾見其始生時。童子其勉力讀書。後當官至三品。越月朝用與李白雲送之北去。見其行足不履地云。朝用官詹事府主簿。忠安公以其常識三丰。薦之爲均州知州。與同往尋訪。竟無所遇而還。十五年文皇再遣寶雞醫官蘇欽等齎香書遍訪名山求之。又遣龍虎山道士奉書云。皇帝致書眞仙張三丰先生足下。朕久仰眞仙。渴思親承儀範。嘗遣使致香奉書。

遍詣名山。虔請眞仙道德崇高。超乎萬有。體合自然。神妙莫測。朕才質疎庸。德行非薄。而至誠願見之心。夙夜不忘。敬再遣龍虎山道士。謹致香奉書。虔請拱候雲車夙駕。惠然降臨。以副朕拳拳仰慕之懷。敬奉書。或云。此舉實託之以別有所爲。忠安行事有密勑云。又淮安王宗道字景雲。學仙。嘗與三丰往來游從。永樂三年。國子助教王達善以宗道識三丰薦文皇召見文華殿。賜金冠鶴氅。奉書香徧訪於天下名山。越十年。足跡滿天下。竟無所遇。而還復命。近見都公談纂記三丰在洪武永樂中事三則。祝希哲野記冷謙作仙奕圖以遺三丰一條。此不錄。

洪武二十八年。戶部節奉　太祖聖旨。山東河南民人除已入額田地照舊徵外。新開荒的田地。不問多少。永遠不要起科。有氣力的儘他種。按此可爲各邊屯田之法。

彭惠安集有云。天時不同。地利亦異。亢旱則低處得過。而高處全無。水澇則高處或可。而低處不熟。按此可論吾縣東西鄉之利害。

國初歲遣監察御史。巡按方隅。大災重患。乃遣廷臣行視。謂之巡撫。事迄而止。無定員。宣德間以關中江南地大要。而始命官更代巡撫。不復罷去。正統末南北兵興。於是南省邊隅偏置巡撫官矣。今惟浙江福建無巡撫。時設巡視。陝西一省則有四巡撫。北直隸則有兩巡撫云。

丁酉歲予自四川左轄召爲光祿。入朝面見。候五日乃罷。因免朝故也。後轉太常兼讀學詹事兼學士。皆不得面恩。當時敘菴李公時在內閣。曾與論請行午朝禮。敘菴以爲難。彭惠安公韶弘治初因彗星上

疏云。臣獲隨午朝。竊念日奏尋常起數。於事無補。但於祖宗勤政之典。乞師其意可也。臣願今午朝惟議經邦急務。如吏部有大陞除。禮部有大災異。戶部兵部有緊急錢糧邊報。工部法司有緊關工程囚犯之類。許令先期開具事由奏乞聖駕定日出御左順門。侍衞一如午朝之儀事。該各衙門會議者。各官就於御前公同計議。如吏部陞除大臣。明言某官才德堪任。某官資望未可之類。內閣輔臣亦同議可否。事體既定。就行口奏。取旨奉行。次日補本備照。若係本衙門自行者。亦就御前逐一陳說有無故事。兩疑情由。請旨定奪。若是事體重大。一時難決者。聽各官先行博議於下。候至朝時再議奏行。仍乞溫顏俯詢曲折。如此不惟世事日熟。而聖朝耳目開達。羣臣高下邪正亦自可見。有事則行。不分寒暑。無事則止。勿勞聖駕。既不廢午朝之典。又可率羣臣興事。則凡時政得失。軍民利病。自可次第弛張矣。其議如此。若用之今日。尤切事宜。老成先見。可敬可服。己亥南巡還。有旨各衙門俱嚴公座。仍許禮部都察院參劾。予掌詹事印。日往衙門與崔少詹後渠坐堂。復至東閣晝會。一時冷局爲之振作。時見左順門陳御座。設黃幄於上。將朝廷欲修午朝故事耶。因讀惠安新集。備記於此。

張文潛以水喻作文之法。至謂激溝瀆而求水之奇。此無見於理。而欲以言語句讀爲奇。反覆咀嚼。卒亦無有文之陋也。此言切中今日之弊。

太祖時南京官僚想用傘蓋。襲封誠意伯劉基有華蓋殿侍宴退朝詩云。團團褐羅傘。被服金文章可見。史記扁鵲傳。飲以上池之水。上池水竹木上未到地水。

宋高宗南渡建炎初有臣僚召對所陳劄子首曰恭惟陛下歲二月東巡狩至於錢塘呂頤浩當國見之笑曰秀才家識甚好惡文章之弊一至於此爲之浩歎

柘湖今在華亭縣南六十五里本海鹽縣地王莽時改曰展武因陷爲湖

扈瀆今在上海縣北十里本海鹽之東堰晉袁崧築壘以禦孫恩者

上海縣元末割華亭東北之五鄉分置唐天寶初割海鹽之北境置華亭縣

蘇丑字叔武歙人易簡之後年八十餘正統間卒以隱逸自高性愛古法書名畫不惜萬金購之曰此足養心性非他玩好可比其人品亦可謂博雅矣近時江南人家有好古玩物至於敗家亡身者此又可爲監戒也

衡山後生竹最大名曰南竹土人截取其筒以爲飯節處可置盥盆然在深山中人蹟不到之處

世傳七賢過關圖或以爲卽竹林七賢爾屢有人持其畫來求題跋漫無所據觀其畫衣冠騎從當是晉魏間人物意態若將避地者或謂卽論語作者七人像而爲畫爾姜南舉人云是開元間冬雪後張說張九齡李白李華王維鄭虔孟浩然出藍田關遊龍門寺鄭虔圖之虞伯生有題孟浩然像詩風雪空堂破帽溫七人圖裏一人存又有槎溪張輅詩二李清狂狎二張吟鞭遙指孟襄陽鄭虔筆底春風滿摩詰圖中詩與長是必有所傳云

元高德基云吳人尙奢爭勝所事不切廣置田宅計較微利不知異時反貽子孫不肖之害故謂之蘇州

獸。自今觀之。獸豈獨蘇哉。

富韓公嚴重。每言辭皆厲。邵氏聞見錄記其一則曰。弼嘗病今之作文字無所發明。但模稜依違而已。人之爲善不易。人之爲惡必用奸謀以逃刑戮。君子爲小人所勝。不過祿位耳。惟有三四寸竹管子。向口角頭褒善貶惡。使善者貴。惡者賤。須是由我始得。不可更有畏怯也。

世言大藏經五千四十八卷。此自唐開元間總結經律論之目。至眞元間又增新經二百餘卷。宋至道以後。惟淨所譯新經又九千五百餘卷。予見南宋藏經與元藏亦不同。而本朝藏經又添入元僧以後諸人文字。而卷數仍舊。豈亦有添減歟。

襄陽大堤曲。有倒著接鬟花下迷。蓋用白紗作巾。南朝雖帝王亦服白紗帽。沈攸之所謂大事若克。白紗帽共着耳。又別有白疊巾。白綸巾。後世惟凶服乃用白。

予遊金陵。觀大功坊回龍巷。想見當時君臣之際焉。大將軍爲人謙謙不伐。又從父老問大將軍時事。其處元帝於開平也。闢其園一角使逸去。常開平怒亡大功。大將軍言是雖夷狄。然嘗久帝天下。吾主上又何加焉。將裂地而封之乎。抑遂甘心也。既皆不可。則縱之固便。開平且未然。嗚呼深遠矣。

文章貴簡明。王伯厚甫嘗稱歐陽公劉柳無稱於事業。姚宋不見於文章。過於唐人所云。周勃霍光雖有勳伐。而不知儒術。枚皐嚴忌善爲文章。而不知巖廊。終不若漢人所謂絳灌無文。隨陸無武。尤爲痛快也。

宋徽宗宣和六年禮部試進士至萬五千人是年賜第八百餘人宋朝故事每廷試前十名御藥院先以文卷奏御定高下高宗建炎間始曰取士當務至公考官自足憑信豈容以一人之意更自升降自今勿先進卷子此眞帝王之體古所謂君明樂官不明樂音者正如此

晉悼公入告羣臣之詞左氏國語並載而不若左氏之簡嚴也左氏曰孤始願不及此雖及此豈非天乎國語作孤之及此天也惟此語勝左氏

古之言天者三家曰宣夜曰蓋天曰渾天宣夜無傳周髀蓋天考驗多失獨渾天近理其言曰天如雞卵地如卵黃天大地小天表裏有水天地各乘氣而立載水而浮天轉如車轂之運

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天本無度因日一晝夜所躔闊狹而名蓋日之行也三百六十五日之外又行四分日之一一年而一周天以一日所行爲一度故分爲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星辰之相去月五星之行躔皆以其度度焉蓋天之有度猶地之有里也一度略廣三千里周天大略一百一十萬里上下四方徑各三十六萬里後漢地里志度各二千九百三十二里周天積一百七萬九百一十三里徑三十五萬六千九百七十一里又按學林云地與星辰四遊升降於三萬里之中則地至天萬五千里爾按唐書一行梁令瓚候之度廣四百餘里上下四方徑各五萬餘里周天實一十六萬里地上地下各八萬里天道幽遠術家各持一說宜幷存之

天圓如倚蓋半覆地上半隱地下北極出地三十六度繞極七十二度常見者謂之上規南極入地三

十六度。繞極亦七十二度。常隱者謂之下規。

文曜麗乎天。其動者有七。日月五星是也。其不動者二十八宿是也。日爲陽精。月爲陰精。五行之精爲五星。布於四方。二十八舍爲宿。咸列布於天。運行躔次。用示吉凶焉。

天道左旋。七政右轉。（一云。日月本東行。天西旋入於海。牽之遲。天一晝一夜而一周又過一度。日一晝一夜而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一云。月行速。日一度。月十三度有奇。積二十七日強而周天。又二日半強而後與日會。）以西。如蟻行磨上。磨左蟻右磨疾。蟻遲。

二十八宿之度。本因日行所躔而名。本無度也。度之最多者莫如東井。至有三十四度。其最少者莫如觜觿參一度。何則井斗不與日躔相當。其度不得不闊。觜鬼與日纏纔相及。其度不得不狹也。

日所行謂之黃道。本無道。況色乎。曆家入算。姑以色標識之。黃色之中。日道居中故也。月行青朱白黑者。春木。夏火。秋金。冬水。四方色也。傳曰。朱道一出黃道南。蓋指南陸而名之。不曰赤而曰朱何也。赤道分南北之中。古今不易。南陸稱朱。所以避之也。黃道出入於赤道之內外。赤道橫而黃道斜。斜長於橫。故黃道爲之增。若赤道居中。黃道旁出。旁狹於中。故黃道爲之減。此自然之數也。

日行黃道。七政循黃道左右而行。冬至日去北極最遠者百一十五度半弱。夏至日去北極最近者六十七度半弱。二分去北極九十一度半弱。

日行黃道。月行九道。日月行相去最遠者二十四度。最近者六度。青道二出黃道東。朱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黑道二出黃道北。此其交也。必由於黃道而出入。故兼而言之曰九道也。

月行黃道內謂之陰曆。行黃道外謂之陽曆。東方青龍七宿謂之東陸。西方白虎七宿謂之西陸。南方朱雀七宿謂之南陸。北方玄武七宿謂之北陸。總之二十八宿。而天體周矣。

日行舒。月行速。當其同度。謂之合朔。舒先速後。近一遠三。謂之弦。相與爲衡。分天之中。謂之望。以速及舒。光盡體伏。謂之晦。

凡日月無光曰薄。虧毀曰蝕。氛蜺曰暈。氣在日上曰戴。旁對曰珥。半環在旁向日抱背曰背。凡五星所行。同舍曰合。變祆曰散。五寸之內光芒相及曰犯。相冒而過曰陵。掩之曰食。自下往觸曰犯。居其宿曰守。經之曰歷。相擊曰鬬。環之曰勾。繞之曰已。早出曰嬴。晚出曰縮。凡星常明者百有二十四。可名者三百二十。爲星二千五百。微星之數蓋萬一千五百二十。太史總甘石巫咸之星凡二百八十三官一千四百六十四星。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玉堂漫筆

（二種）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著者 陸深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本書校對者陳敬衡）